

梁羽生著

四集

血濺丹心



新派长篇武侠名著

血溅丹心

梁羽生 著

四

团结出版社

血溅丹心

梁羽生 著

团结出版社出版
三一〇六印刷厂印刷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5 字数 740 千字

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7—80061—109/1·168 定价:18.80 元

夺命罗刹心知道自己已负极重的内伤，不敢再接声，霍地扭转身形，疾奔而去。

这面修罗王二掌惊退了夺命罗刹，那面杜君平也以一式波澜壮阔，震飞了四婢的长剑，朝夺命罗刹飞扑过来。

修罗主摇了摇手道：

“由她去吧，不用追了。”

杜君平怒气勃勃道：

“这贱人就是杀害先父的正凶，如何轻易便放过。”

修罗主微微一笑道：

“不用你劳神，自有人为你代劳。”

杜君平知他手下的人极多，必然另有安排，便不言语了。

修罗主把脸一抹，除了脸上的面幕，原来他戴了二层面幕。当下低低的道：

“咱们这身打扮又得换了。”

随从腰间解下包袱，自行换上一件团花长袍，又递给杜君平一件蓝衫道：

“你也换换吧。”

杜君平依言将衣衫换了，又换过了脸上的面幕，这才问道：

“伯伯，咱们装束已改，当该如何了？”

修罗主面容一整道：

“对这重公案，老夫已然查明了十之七八，咱们该去泰山了。”

杜君平急道：

“伯伯既已查出端倪，何不痛痛快快的告诉晚辈。”

修罗主摇了摇头道：

“此刻尚非其时，等到了泰山再说吧。”

杜君平大失所望道：

“为什么你们都喜欢瞒着我？”

修罗主轻喟一声道：

“你不用性急，等到可以说时，老夫自当对你说。”顿了顿又道：

“老夫已然派孟雄去查证另一件事，待得回报，便可证实老夫所料不差了。”

杜君平知道问也问不出所以然，只得快快道：

“是不是此刻便起程？”

修罗主点点头道：

“咱们晓宿夜行，可瞒去许多耳目。”

杜君平遂不再多问，放步往前疾行。

不几天工夫，二人已然到泰山，这泰山乃是名山胜地，到处都是寺院庙宇，当下找了一个小寺院住下。

修罗主叮嘱道：

“此刻情势已然十分紧急，近日内你最好是少管闲事，更不可泄露身份，避免惹出意外的麻烦。”

杜君平沉吟有顷道：

“晚辈既已来到泰山，自该先行找到飘香谷的人才是。”

修罗主起身道：

“不用了，老夫自有安排。”看了看窗外天色道：

“老夫得出去安排一下，天明以前回来，没事你最好是别出去。”

杜君平点头应允，目视修罗王走后，心中大感不是滋味，觉得这等大事，自己竟不能参与主张，委实是太以无能了，想

想着，信步往庙外行去。

行出庙外是一片松林，步过松林乃是一个斜坡，只见山坳之内，赫然有座寺院，里面钟鼓齐鸣，似乎是在做晚课，不觉微微一叹道：

“江湖上那及得出家人清静，每日青灯古佛，不知少去了多少烦恼。”

他一个人正自感慨万千之际，突然一条人影由山那面翻来，飞向寺内投去，只觉那人影熟极，心里不觉一动，立即展开轻功跟了上去。

远远见那人影投向后院，遂也跟着追去，前面那人似有急事，竟未觉察，一径进入了寺后的一座小佛堂内。

杜君平愈看愈觉可疑，纵身跟在后头，悄悄向内察看，此刻才看清那人原来竟是神风堡的总管皇甫端，心中更觉疑窦丛生。

那皇甫端进入佛堂，轻咳一声道：

“老禅师在么？”

只听后面一声佛号，行出一位发眉皆白的长眉老和尚，口宣佛号道：

“是那阵风儿把施主吹来了这里。”

皇甫端拱手道：

“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在下此来乃是奉家主人之命，有求于老禅师。”

白眉和尚低宣佛号道：

“施主远来辛苦，请快坐下，有话慢慢再谈。”

皇甫端也不客气，随在一张椅上坐下。

杜君平此刻已然恍然，原来那白眉和尚就是神风堡寺内

的老和尚，并曾说与杜飞卿认识的话，如今突然在泰山出现，必然与天地盟九九大会之事有关。

只听皇甫端唉声一叹道：

“老禅师可知事情已然起了大变化么？”

白眉和尚摇摇头道：

“老衲久已不问江湖之事了，此番因来泰山朝圣，是以在这寺内挂单几天。”

皇甫端朗笑道：

“老禅师与家主人乃是知己的方外之交，为何把在下当作了外人？”

白眉和尚正容道：

“老衲自入空门，此心已如止水，岂有再参与江湖杀伐之理。”

皇甫端敛去笑容，冷冷道：

“老禅师不问江湖之事，在下到信得过，若说已然心如止水不生漪涟，未免是欺人之谈……”

白眉和尚脸一红，摇了摇手，制止他再说下去，接着一声长叹道：

“老衲乃是师门罪人，虽已投身佛门，难消一身罪孽，我也不瞒你，对这件事，老衲实是身不由主。”

皇甫端点头道：

“这就是，在下今日来见老禅师，便是为这件而来，你可知就因为贵派的那本琴谱已然为江湖带来了一场杀劫么？”

白眉和尚喟然叹道：

“老衲已然知道了，无论如何，老衲当尽一己之力，收回师门失物，至于此外之事，恕老衲无能为力。”

皇甫端立起身来道：

“家主人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，既蒙禅师慨允，在下先行向老禅师道谢，老禅师这场功德胜于诵经万卷。”

白眉和尚起身合什道：

“施主言重了……”猛地一抬头，微阖的双目睁开，冷电似的朝檐头一扫，沉声道：

“何方施主星夜光临，何不请下来相见。”

杜君平暗中听他们交谈，正自听得入神，闻言心里一惊，心中犹豫是否现身相见，或竟一走了之际，但听一阵微风声响，佛堂已落下了一位中年宫装妇人，正是飘香谷的叛徒孟紫琼，面凝寒霜对着白眉和尚冷哼一声道：

“我早知你会来，想不到你真来了。”

白眉和尚对她似乎十分忌禅，合什喏喏言道：

“老衲此来乃是朝山，别无他意。”

孟紫琼冷笑一声，目光朝向皇甫端沉喝道：

“你鬼鬼祟祟前来会晤他，存的是什么心？”

皇甫端拱手陪笑道：

“在下因闻禅师亦来了泰山，是以赶来看看，别无他意。”

孟紫琼冷冷道：

“刚才你们谈了些什么？”

皇甫端忙道：

“只是几句寒暄话，没说什么。”

孟紫琼重重哼了一声道：

“你放明白些，东方玉明现在我们掌握之中，你们若不安份，小心我先宰了他。”

皇甫端躬身道：

“在下岂敢有异心。”

孟紫琼微哂道：

“量你也不敢。”霍地转过身来，对着白眉和尚冷道：

“九九会期已到，你与我马上离开。”

白眉和尚合什道：

“老衲一俟朝过山便行赶回。”

孟紫琼声色俱厉的道：

“不行，朝山的事以后再来说，我已为你备好了车，今晚便起程。”

白眉和尚面现难色道：

“老衲已然许过愿了，你如此煎迫，那是逼着老衲……”

孟紫琼脸色一沉道：

“你敢。”

白眉和尚合什低宣佛号道：

“求施主容我朝过山再上路，老衲感激不尽。”

孟紫琼仰脸道：

“我说话向无更改，不用再说了。”

白眉和尚以求援的目光看了皇甫端一眼，意思是要他帮腔说话。

皇甫端会意，干咳了一声，徐徐道：

“老禅师既已许下宏愿前来朝山，求副盟还是让他朝了山再走吧。”

孟紫琼白了他一眼，厉声道：

“此是我们中之事，那有你插嘴的余地。”

她似是根本没把皇甫端看在眼里，转过脸来又朝白眉和尚冷冷道：

“你走是不走？”

白眉和尚唉声和叹道：

“你不嫌太以过份么？”

皇甫端此时已然怒容于色，他知目前僵局如若无法打开，白眉和尚势必要顺从孟紫琼的意旨，她如把白眉和尚囚禁，岂不误了大事，心里一急之下，暗中把心一横。

就在这时，檐头呼的飞来一团黑物，直向孟紫琼扑去，孟紫琼一身功夫已尽得老飘香谷的真传，乃是武林中有数的高手，听风辨位，身形的溜一转，就势罗袖一拂。

但听卞通一声，那团黑影被她那股暗劲推得倒碰在墙壁之上，顿时鲜血四溅，滚倒地下。

孟紫琼目光锐利，一扫之下已然认出是为自己带与的属下，想是被人点了哑穴扔下来的。心中立时大怒，身形一起，如一道青烟朝檐头射去，恍眼没入了暗影之中。

白眉和尚低宣一声佛号，复又摇了摇头道：

皇甫端心中大感不服道：

“禅师乃是师兄，怎的如此怕她，难道她……”

白眉和尚喟然一叹道：

“此是我师门之秘，施主请不要问了。”

皇甫端知他必有难言之隐，话题一转道：

“她既知老禅师驻锡此寺，必定还要再来，禅师还是离开这里吧。”

白眉和尚点头道：

“目前只好如此了。”

二人双双腾身而起，飞向檐头，直向皇甫端来时所行的山脊奔去。

第四十章 万里会盟

再说杜君平自孟紫琼现身后，重又把身形隐匿，看她作何举动，及见她威迫白眉和尚离开，心中大感不平，一长身正待跃下，突见一个高大蒙面人，挟着一个女的奔来，对他摇了摇手，一抬臂把那女子朝孟紫琼扔去，扔过之后转身就走。

杜君平知道这一来孟紫琼定必追来，遂又把身子伏下，果见孟紫琼身如紫燕攒空，飞跃而上，朝前门追去，心中如释重负的长长吁了一口气。

他有心要探听一下神风堡方面的动静，是以仍伏着不动，以待皇甫端出来，但心中却在犹豫，皇甫端不同于普通一般武士，万一为他所发现，到时如何措词，以真面目相见好呢，抑是用旁的言语支吾？

心中盘算着，而皇甫端与白眉和尚已双双跃出，朝山脊奔去。心知二人都是高手，脚程极快，不敢延慢，也急展身形追踪上去。

翻过山脊，行了约有三五里，已来到一处山谷之内，前面的皇甫端霍地把脚步停下，杜君平不防他有这一着，赶紧一闪身，藏在一堆岩石之后。

皇甫端突然仰天一阵哈哈大笑，冷冷道：

“朋友，出来吧，你跟了我们这么远，究是为何？”

杜君平心知行藏已为对方觉察，不由踌躇起来，出去之后，究竟用什么话来掩饰？

皇甫端发过话后，并未朝他藏身之处行来，仰着脸冷笑道：

“朋友，藏着不是办法，你不妨回头瞧瞧。”

杜君平回头一看，只见谷口早已为人堵住，那是一群江湖打扮的壮汉，人数约有十余名之多，显然皇甫端预先便有布置，以防暗中有人追踪。

杜君平不禁暗暗点头，觉得皇甫端倒不愧是一位具有谋略之人，思虑极是周详，当一挺身站了起来，大步朝皇甫端行去，拱手一笑道：

“在下只是一念好奇，并无恶意，尊驾别误会。”

皇甫端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见是一位英气勃勃的年青人，到大出意料之外，徐徐问道：

“小哥是哪个门派的高足，追踪兄弟意欲何为？”

杜君平答道：

“在下姓朱，乃是东海派门下，因见二位翻山越岭，行色匆匆，是以跟来看看。”

皇甫端冷冷一笑道：

“你可知兄弟是什么人。”

杜君平摇摇头道：

“在下已然说过，我只是一念好奇，并不知二位是什么人。”

皇甫端哈哈笑道：

“当真只是因为好奇？”

杜君平道：

“在下似无撒谎的必要。”

皇甫端点头道：

“兄弟相信你说的是实话，我不难为你，去吧。”

这话听在杜君平的耳内，到是大出意料之外，怔了怔，把手一拱道：

“如此在下告辞。”

皇甫端微微一笑道：

“请便。”

杜君平原意是看看千手神君，但因不能泄露身份，只好作罢，扭转身子朝来路行去。

突地，一条人影飞奔而来，在皇甫端的耳畔说了几句话，皇甫端勃然色变，厉声喝道：

“回来，老夫有话问你。”

杜君平停下脚步道：“尊驾有何赐教？”

皇甫沉哼一声道：

“老夫原以为你是诚实君子，想不到全是一派谎言。”

杜君平大为不悦道：

“在下何时说谎了？”

皇甫端沉下脸来道：

“此时老夫无暇与你多说，你还是乖乖与我站着吧。”

杜君平只觉一腔怒火直冲上来，冷冷道：

“在下话已说明，恕我不能久耽。”放步朝前大奔去。但见人影连闪，飞来四个壮汉将去路挡住，齐声喝道：

“乖乖与我站着。”

杜君平心中虽觉气愤，但处此敌我难分之际，到也不能责怪对方，当下一回头，朗声道：

“皇甫总管，我与你是友非敌，莫要太过误会。”

他一口喊出了对方名号，倒把皇甫端怔住了，略一沉忖，

朗笑道：

“好啊！原来你早知我们来历，那么此番跟踪是有意的了。”

杜君平应声道：

“实不相瞒，此番跟踪只是想看看东方前辈。”

皇甫端大感惊诧道：

“尊驾究竟是谁，请说明来历，免得我们得罪好朋友。”

杜君平摇头道：

“请恕在下有难言之隐，此刻尚不能说明身份。”

皇甫冷冷一笑道：

“皇甫端并非三尺孩童，岂能仅凭你几句话便深信不疑。”

杜君平轻吁一口气道：

“尊驾要如何才能相信？”

皇甫端道：

“老实把你的身份来历说明。”

杜君平摇头道：

“在下已然说过，此刻尚无法奉告。”

皇甫端色变道：

“如此说来，兄弟只好从武功上来判别你的身份来历了。”

杜君平微感不耐的道：

“动手过招，难免死伤，那又何苦呢。”

皇甫端方待答话，前路已然传来喝叱之声，想是有来敌侵入，杜君平紧接又道：

“在下已然说过，你我是友非敌，前路想是有人侵入，尊驾先应付强敌去吧。”

皇甫端想了想，突然放步往前路奔去。

杜君平此刻倒不好走了，他知只要一行动，势必招致四个壮汉的截杀，虽然四个壮汉未在他眼内，究竟不大好，是以静立不动。

那料，就在皇甫端放步前行之际，二条人影已悄没声的落到了跟前，来人不仅身法灵，形象犹为怪异，一个头大如斗，满头黄发披肩，身高却不满五尺，一个身材细长一张马脸，犹如活无常一般。

皇甫端久走江湖，识得二人乃是川湘一带，凶名久著的苗疆二丑披头煞常风、活无常金亮，不禁暗吃一惊，霍地把脚步立定。

二丑目光四下一扫，旁若无人的朝白眉和尚行去。

皇甫端蓦地一声沉喝道：

“站住。”

披头煞常风扭转身，咧嘴一笑道：

“你说的是我兄弟？”

皇甫端冷冷道：

“不错，尊驾此种旁若无人之态，那是根本没把我皇甫端看在眼里。”

披头煞咧嘴一笑道：

“岂敢、岂敢，谁不知阁下乃是神风堡的大管家呀。”

活无常接腔笑道：

“不过神风堡的声名已经过了气啦，只能唬唬江湖上那些偷鸡摸犬的小兄弟罢了”

皇甫端心中大怒，但他究竟是久经风浪之人，喜怒不形于色，徐徐言道：

“阁下既知兄弟是神风堡之人，那就好办了，请问此番前

来，可是冲着我神风堡来的？”

披头煞望了活无常一眼，冷冷道：

“此地乃是泰山，说不上是对付神风堡，不过倘若有人阻挠我兄弟办事，那可就说不得了。”

皇甫端明知他是冲着白眉和尚来，却故作不知，紧接道：

“但不知二位所办何事？”

披头煞手一指道：

“我兄弟找的是那老和尚。”

杜君平此时已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他知神风堡或许尚有难言之隐，不能放手一拚。该是自己出头的时候，于是跨前二步，挡在二丑的身前道：

“他一个出家人，与世无争，你寻他作甚？”

披头煞突见一个面生的年青人出面说话，微感一怔，冷哼一声道：

“小哥莫非是神风堡的的少堡主？”

杜君平朗声笑道：

“错了，在下与神风堡扯不上关系，我乃是过路人。”

披头煞森森一笑道：

“既不是神风堡的人，你与我滚远点，免得惹火烧身。”

杜君平乃是极易冲动之人，见他满脸鄙夷之色，顿时怒火上升，厉声道

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二位要我让开可没有那么容易。”

活无常大怒道：

“我兄弟可不是旁人，你若再不识趣，小心我把你的蛋黄给抠出来。”

皇甫端深知二丑心狠手辣，唯恐杜君平吃亏，掌上凝功，

暗暗跨前二步，以备随时攉救。

杜君平昂然屹立，目光一扫二丑道：

“在下不惯与人斗嘴，你找老禅师究竟何事说吧。”

披头煞眼一翻道：

“没有与你说的必要，闪开。”挥手发出一掌，立有一股阴煞之劲直卷了过来。

杜君平冷冷一晒，倏地一式拦门拒虎，硬封硬架的回敬了一掌。

披头煞数十年苦修功果，掌劲何等浑厚，眼看杜君平竟然出招与自己硬拼，不禁暗骂一声道：

“小子，你是自寻死路。”暗中一加劲，阴煞之劲又增添了二分。

双方掌劲一碰之下，杜君平身不由主的连摇了两摇，披头煞凝立未动毫发。

活无常趁机出招，左掌一领眼神，右掌闪电似的拍向了杜君平的左肩。

杜君平朗声一笑道：

“两位最好是齐上。”身形微微一侧，让过活无常攻来的掌劲，手一抬遥空一掌辟出，他此刻功力大进，掌出立有一股强劲的暗劲，直涌了过来。

活无常眼看他掌劲带着强烈啸空之声，心中甚觉骇然，双掌一翻，硬去迎他的掌劲。

披头煞自和杜君平对过一掌后，便即闭目凝立不动，此刻突然睁开双目沉声道：

“老二，使不得。”

活无常耳闻披头煞警告之言，无奈掌劲已发，只得一咬